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禮樂　祭禮

宋太祖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内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秘書郎直史館梁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

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騖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勳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搆難內則管蔡流言疐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曽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為非也自餘區區後

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為武之宗覬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

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葅醢
而受誅白起則錫劒杜郵伍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僨
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
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
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
期而自刭竇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
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
之儔事偏方之主王景畧之輩佐閏位之君關公則為

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茍
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
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
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忿古
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
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伏況陛下方厲軍威將
遏亂畧講求兵法締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
助忽使長廊虛邈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

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長

建隆初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為臘三年戊戌臘有司畫日以七日辛卯和峴奏議曰按蜡始於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廟旁及五

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秉土德貞觀之際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今以戌日為臘而以前七日辛卯行蜡禮恐未為宜況宗廟社稷並遵臘享獨蜡不以臘請下禮官議議如峴言今後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用戌臘一日

太祖時司寒之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玄冥之神乃開氷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

冰署而修其祀焉祕書監李至上言曰案詩豳七月曰四之日獻羔祭韭蓋謂周以十一月為正其四月即今之二月也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危也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謂四月中也又按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也帝覽奏曰今四月韭可苫屋矣何謂薦新遂正其禮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
詣白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決溢修塞皆
致祭祕書監李至上言曰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
嶽鎮海瀆自兵亂後有不在封域者遂闕其祭國家克
復四方間雖奉詔特祭未著常祀望遵舊禮就迎氣日
各祭於所隷之州長吏以次為獻官從之
真宗景德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曰來年晝日正
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上帝春秋傳曰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新儀並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望改用上辛後亥日用符禮文

仁宗天聖三年同知禮院陳詁上言曰蜡祭一百九十二位祝文内載一百八十二位唯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一十位不載祝文又郊祀録正辭録司天監神位圖

皆以虎為於菟乃避唐諱請仍為虎五方祝文衆族之下增入田畯郵表畷云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為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為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農以下更不設祭又

舊儀神農后稷並設位壇下當移壇上按禮記正義伊耆即神農也今壇下更設伊耆氏位合除去之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配位以北為上南北壇設神農位以后稷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倉龍朱鳥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

郵表畷五羸五猫五昆蟲從祀各依其方設位中方鎮星后土田畯設於南方蜡壇酉階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康定元年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胡宿上奏曰臣伏以火正閼伯之祠南京國朝受命之地自祖宗以來未領祠官竊為朝廷惜之按春秋傳高辛氏之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

討后帝不滅遷閼伯於商邱以主辰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以主參故參為晉星又襄公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曰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且五行之官祀為貴神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人有功祭火星又祭之漢書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以救民疾云爾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周官

保章氏之職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鄭氏引十二次之分則云大火宋也左氏傳亦曰宋大辰之墟漢書地理志宋房心之分野周分微子於宋今睢陽是也按圖經云商邱在宋城縣西南三里高八十丈周迴二百步今閼伯之祠直當其上蓋房心天帝之明堂太祖皇帝於此受命奄宅天下以宋建號以火紀德都梁宋之郊當房心之次則大火之精閼伯之靈擁祐福蔭國家潛受其施者深矣而傳序四聖享祀弗及

祥符中交脩大禮拱揖諸神雖偏方遠國山林之祀不出經據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爵增牲牢之品而大火閼伯國家蒙福之地又陶唐氏之火正宋興八十年祠官不以聞此有司之闕也又按左氏國語董因逆晉文公於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君之出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為大辰辰以成善又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韋昭以為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子孫繼續其祖如穀之蕃滋推此而言則東方七宿

房心通有農祥之稱若因舊立古祠除潔壇地臨遣近臣對祭閼伯不惟講脩火正亦足以祈求年豐以陶唐之舊祀祖宗之闕典一旦陛下恢而復之為萬世法詒厥子孫永錫純嘏不勝區區帝以宿疏下太常禮部議於是太常禮部復奏曰伏以閼伯為堯火正實居商邱主祀大火能宿其官後世因之祀為貴神配火侑食亦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歴千載遂為種祠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因赦文

及春秋委京司長吏恭致沃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興王之地商邱之舊作為壇祧秩祀大火以閼伯配之每建辰建戌出納之月內降祝版詔留司長吏奉祭行事籩豆牲幣得視中祠雖非舊章特示新禮其閼伯舊廟并壇祧之制請如宿所奏官為修崇之其言比年國家數有火災宜遣使告謝然消復變異專在君德恐未可施行

宿任兩浙轉運使知制誥論祀九宫貴神奏曰臣竊見前書載九宫貴神實司水旱雖不經見而當時尊祀次於昊天上帝唐明皇肅宗嘗親祠事之雖大和降為中祀至於會昌復重其禮仍以宰相往脩祠事國家祇若舊典列於常祀至和中因脩時祭光禄小史慢祀雷雨震死者二人威靈所傳耳目未遠今首夏垂盡而時雨尚愆有惻上仁徧走羣望昔宣王遭旱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況司水旱之神又可闕諸愚以為宜

因此時特遣近臣併祀九宮貴神以虔齋禱

宿又論太湖登在祀典狀曰臣竊見吳中太湖即禹貢震澤也廣三萬六千頃其水利溉蘇湖常三州之地而蘇湖為多去二郡亦近湖中大小山七十有二洞庭林屋福地皆在其中商帆賈楫日相上下二郡各有湖廟而常州無廟蘇州廟在洞庭湖州廟在大錢口方俗目為平水大王廟是也二郡小小叢祠皆祭而太湖獨不祭蓋由祀典失載因循忽諸禮境内山川諸侯當祭國

家無文咸秩靡祀不宗其太湖欲乞下蘇湖常三州登其祀典春秋差官致祭

至和二年正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奏曰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蹤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為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蹤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自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之後朝廷

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謂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説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唯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

不可不謹

嘉祐八年正月禮官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見故追尊温成皇后於城南立廟四時孟月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牲幣祼獻登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葢當時有司失於講求非有典據昔商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已訓以祀無豐於昵况以内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欲乞改温成廟為祠殿歲時只遣宫臣行事薦以常饌以明祀事有漸

仁宗時判太常寺呂公綽上言曰古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罍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

宋祁論國忌疏曰伏見列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閤慰訖咸詣寺觀跪伏齋賛謂之行香仍置神位進奠疏

饌臣竊思之禮尤不經方外之言本以懺罪求福誘訓
迷妄邱樊委巷不達死生之變故於喪葬亦或用之至
於朝猷帝範非若匹夫下俚可行之也臣愚不敢遠數
國家積累之慶且自太祖而下豐功鉅德家至戶曉生
為睿明歿為上神何福之求何罪之懺求於非福則是
諂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沿事索理謬悠可判且其諡
在金冊主在清廟每春秋享祀前誓有司齋戒奉之灌
濯潔之禮以相儀樂以節步尚畏不蠲以為非馨今乃

緇毳羽衣輕接光烈熟具粗餗以希廸常使在天有知其不能下而臨享也明矣願罷忌日百官行香及撤去所設神位必若國家難於驟改則每及忌日止令道釋二家自率其徒薰祓誦唄列為疏奏間遣一使馳詣陵寢焚之以伸蒼黔謝生之報庶幾近於禮歟

宋庠奏乞禁止祠壇側近塋埋狀曰伏見國家大小祠壇在近郊者二十一所春秋晝日享獻不絶臣檢勘其處大祠有九宫貴神青帝白帝黄帝感生帝皇地祇朝

日夕月蜡祭百神共九壇遠不二百步或五十步皆有古墳拱木及庶民藁葬焚骸之地熏蒿布濩氣臭聯接或盛夏行禮則執事者不勝其厭亂黍稷薰胃豆籩其為不虔固已太甚人尚知惡神焉肯歆謹案令式大祠壇三百步不得葬埋太宗淳化中因大臣建言移築十祠壇以遠塋冢歲月既久厲禁遂隳臣聞古者兆帝於郊是稱吉土宅神之隩爰本積高因馮爽塏之宜以修圭潔之薦又且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不預刑殺不臨凶

弔然後跣瀹諸處祓去不祥故能裒對上靈開右多福寧有迫近宰樹密邇鬼隣燃骴煬煙暴骨流穢欲使苾芬上達肸蠁降臻其可得邪况今疫癘頻年蝗旱仍出災氣未究嘉祥弗興原其所來或在於此臣以為故冢既難遷斥則當改善地以建新壇焚骸可得呵止則宜廣壝步而防褻慢明著甲令以示方來據其髙嚴式表寅奉遵協禮令深使神人

庠又乞於御苑空地內種植奉祠祭狀曰伏見國家每

歲大小祠祭黍稷取於太常果蔬出於司農乾茹責於光祿然三寺皆牒取市物入供祠饌但具名品無復馨嘉雖明德上通不貴多物而工祝奉告固有愧辭夫孝子事親必求仁粟聖王饗帝實立神倉三代以來茲禮惟重取不告之用乃有虞國朝因循未遑斯議故令官司怠沓祭典廢隳百靈薦嘗一切須索習貫成瀆神無據焉臣竊見玉津瑞聖諸園舊有隙地異時主者墾為公田歲籍其収以備常用臣顧即於苑中擇上腴之地

播五穀之種謹耘耔之法慎登穫之勤每春種秋歛之日陛下順時乗輿親省徜徉畎畝因行勞賜一以奉國大事一以勸民力農穀成之後擇其上者奉大祠次者奉中小祠各以御廩付所由吏皂劑粢品悉量而取之至於果蔬之細比須圃游之植外盡庶物内將至誠達其令芳以介福禄兹亦三代為藉千畆以事天地社稷山川先古以為醴酪粢盛之比也其與物物仰市煩褻神祇者寧並日而言哉

庠又上家廟疏曰伏覩慶歷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書應
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蓋所以恢孝治穆彞倫
風勸海内恩化甚美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明喻上
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
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
言謂諸臣專殖第産不立私廟寧朝廷勸戒有所未孚
將風教頽陵終不可復睿心至意形于歎息臣每誦天
訓愧汗交浹日夜循省求諸臣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

蓋古今典儀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臣以謂未信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徒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令官制已頒禮典咸具尚安所習不禀其規雖官司劾之可矣誅之可矣凡在臣子孰敢不勉哉今幸遇皇帝陛下因大饗之報躬嚴配之禮事天尊祖孝冠百王聖化所覃海内知勸臣欲乞明敕有司奉行慶歷詔書下禮官博士及臺閣儒學之臣考案舊章同加詳定不拘小以妨大不泥古以非今

因時制宜使稱情禮則可矣若欲必如三代有冢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而禮祀或幾乎息矣夫建宗祏序昭穆别貴賤之等所以為孝雖有過差何害於治殖産利營居室為子孫之業與民爭利顧不以為耻逮夫立廟則曰不敢寧所謂敢於爭利而不敢於為孝耶以爵服承襲之間小有違古因放而不復又所謂去小違而就大違耶此諸儒之惑亦以甚矣臣幸得待罪宰相以明教化美風俗為職

不勝惓惓請因明詔書文議以時決若制下之日或在立廟之科頥買地一廛悉力經始上副聖人廣孝之美下極私門顯親之榮推美人倫非獨臣幸

知太常禮院蘇頌上家廟議曰檢會慶歴赦書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謹按周禮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是諸侯祭父祖及曽高所以然者服盡四世始祖不祧通為五世也大夫三廟及曽祖也始封不祧通為四世而高祖止於享嘗也士二廟及王考

也皇考則為壇而祭之下士止於一廟其王考則無廟而祭之唐及本朝廟二品以上得祭四世三品以下皆祭三世六品以下無廟者皆祭於寢按開元禮及開寶通禮皆云六品以下若有廟者如五品儀無廟者祭於寢今赦恩既許依舊式即合依禮令之數又按古者一世一廟五世則有五廟矣今之廟制與古不同皆為一廟同堂異室則一品二品之廟並一堂四室三品四品五品之廟並一堂三室乃合禮制又禮記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

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若然是有廟者止於其身子孫無爵祭乃廢也又禮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今二品之家立廟者既死而子孫主祭如六品以下即祧二主祔一主又牲牢俎豆器物頓異在於人情似未允愜若乃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官當立廟者請因遇恩封國公立廟一堂四室祭及高祖量賜田若干頃尚書將軍及曾任二府或節度使者特封郡公立廟一堂三室祭

及曾祖賜田若干頃給諫以上曾任學士者特封縣公廟亦一堂三室賜田若干頃其初封官未及二品者依三品未及三品者依五品其未有廟者即不得賜田每田二頃許置客户若干人並免州縣科役其田除租税外地利悉入其家專以奉祭事不得他用死則子孫承襲並世降一等當襲封者須長嫡子特改一官外其餘恩數悉同常制其田子孫不得典賣有罪絶者還没官此亦稍近古法可以上副赦恩之意若以封爵難於遽

行即請考按唐賢寢堂祠享儀不須牲牢俎豆止用燕器祭常食而已

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近者監祭九宫貴神竊見以常朝官充攝太尉行事況屬大祀深恐未便伏覩唐天寶年勅以九宫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百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又准禮九宫次昊天上帝壇在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幣類天地神祇前代王者或親行享祀緣累年以來四方水旱

相繼處是有司供職不謹稍失精嚴欲乞向後四時祭
享其攝太尉令兩制已上官所貴差重其禮以申崇奉
之意
知洪州夏竦請斷祅巫狀曰臣聞左道亂俗祅言惑衆
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亂節狂賊亂規多假鬼
神動揺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
國家宜有嚴刑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
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

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勦絶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設立神壇嬰孺襁褓巳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絶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飧率令疫人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絶

戶以求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
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
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袄符傳寫日
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
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刼盜鬬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
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
法未勝姦欒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袄風當州師巫一
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

有首納袄安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鐘角刀笏沙鑼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英宗時翰林學士范鎮議廢慈廟狀曰夫禮不可以不及亦不可過故慈母不世祭慈母而必祭者恩在於巳不可以不及也祭而不以世者其恩巳斷不可過也春秋傳所謂於子祭於孫止是也伏以先皇帝以章惠皇

太后有慈保之恩於已故以時而祭是禮之不可不及也今陛下嗣位於章惠皇太后於屬為孫其恩已斷其祭宜止是禮之不可以過也先皇帝之不可以不及陛下之不可過皆為禮矣

神宗時張方平劉摯等論廟事疏曰臣伏見司農寺奏請降下新制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之例召人承買收取淨利本府勘會在府及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尋已依應施行訖內有閼伯廟宋公微子廟已係百姓承

買閼伯廟納錢四十六貫五伯文微子廟十二貫文並係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閼伯遠自唐堯遷此商邱之土主祀大火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朝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典禮垂之著令所當虔潔以奉祀事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廵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捍大患者今既許承買之後小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何所不至慢神黷禮莫甚於此蓋聞有天下者祭

百神故咸秩無文毖于羣祀先聖哲王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為國家萬民六經訓典備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神主此人君之職也今既歳收細微而損國體至大臣愚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更不出賣以稱國家嚴恭典祀追尚前烈之意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等看詳禮曰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

厲孔穎達謂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埋沈以下為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命司中風師雨師鄭雖不言義可知矣國朝祀儀祭社稷朝日夕月風師雨師皆服袞冕其蜡祭先蠶五龍亦如之祭司命戶竈門厲行皆服鷩冕壽星靈星司中司寒中霤馬祭皆服毳冕皆非是今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自當從王所祭之服伏請依周禮凡祀四望山川則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則以希冕朝日夕月

風師雨師司命司中則以玄冕若七祀蜡祭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壽星司寒馬祭蓋皆羣小祀之比當服玄冕

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博士顔復上奏曰臣聞禮或失中寧過于厚過厚之積不可致遠國之大事無若于禮禮者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言固厚矣然皆本先王立法而後言三代之時不無不正可疑之祀由聖人裁之以義是者存之否者去之為天下不刊之通法雖有高才強辯莫能舉廢也近世拘儒不考

本義操寧厚之疑論謂歴代之祀有出于秦滅學之餘時君廹取俚儒無根之説者有原于緯候妖妄之書者有由諸儒解經一時臆見穿鑿傅會者有取傳記非聖雜書者有本方士術家禬禳陰陽拘忌之術者既謂莫敢廢之與常祀共行則民疑致力祝多愧辭有司犇走不勝媟煩學者觀之莫原其禮雖齊明盛服思度如在嘉玉吉幣豊牲潔粢至神不榮矣國家襲唐之舊有加無損皇帝陛下寅畏三靈勤虔羣祀太皇太后陛下明

德格神萬方伊嘏唯歷朝之弊未深講明此達禮者夙夜惓惓於盛時也伏乞降詔禮官攷經為正凡干讖緯及諸儒曲學前古汚朝苟制諸子疑禮道士醮祈術家厭勝一切刪去然後大小羣祀皆合聖人之制行之無瀆慢之嫌奉者免繼倦之色潢汙可薦黍稷惟馨上帝居歆百神享止三時不害景福來同焻禮成樂備之世是以臣愚冒昧喁喁有望于陛下也惟陛下留神則臣與達禮之士不勝大願

哲宗時太常卿葛勝仲進太常祠祀儀制劄子曰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歲中在京大中小祠祀應干儀制并合差官吏祗應人物及牲牢禮料名數等合奉常逐一抄錄成策進入毋致漏落臣等尋取會所屬躬加編次勒成一書竊以肇昔聖王制祭祀以交神明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晐數以奉之以齊肅衷正無所寓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昭穆之世禮

節之宜威儀之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致恭明神者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壇場之所屏攝之位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今臣等以寘凡之質待罪祠官蒐裒編纂大懼不足仰稱明制每歲大祠凡九十有六中祠凡二十有九小祠凡一十有四每祀為一卷歲再祀或四時祀或月祀若祭名異而祀儀相類則合為一卷凡四十有八卷標錄二卷以太常祠祀儀制格目為名謹隨狀上進

徽宗崇寧三年太常博士羅畸上言曰九宮諸神位無禮神玉惟有燔玉竊謂宜用禮神玉少倣其幣之色薦於神坐議禮局言先王制禮用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所謂圭璧者圭其邸為璧以取殺於上帝也今九宮神皆星名而其玉用兩圭有邸夫兩圭有邸祀地之玉以祀星辰非周禮也乞改用圭璧以應古制

大觀中侍讀兼議禮武選詳議官慕容彥逢奏曰臣伏覩近降手詔命有司講究禮樂之情文以幸天下可謂

太平甚盛之舉臣竊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秩于典者多矣而自京師至于郡縣春秋祈報偏于天下者唯社稷為然今郡守縣令不深推其故以是為不急之祀壇壝不修甚者民得畜牧種藝於其間春秋行事取具臨時乃或器用弗備粢盛弗蠲齋祓弛懈祼獻失度甚不稱陛下稱秩祀典之意臣契勘社稷之祀勑令該載詳悉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勑郡縣務在遵承命諸路監司巡歷所至察視壇壝其不如儀者具事狀以聞

庶幾官司祇肅祀事神用顧享
彥逵又上奏曰臣竊惟國家稱秩祀典交百神而禮之
考諸令格唯以齋日多寡為大中小祀之辨大祀散齋
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
日致齋一日參稽情文各有攸當然祀之通於天下而
最顯者社稷釋奠春秋二仲州縣展事四方士民於焉
觀禮而皆列於小祀近緣臣僚奏請比附國子監修立
外州軍釋奠儀注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則既升為中祀

矣所有外州軍社稷齋日義難獨殺臣愚伏望聖慈特

詔禮官討論增定

祕書監何志同上言曰諸州祠廟多有封爵未正之處如屈原廟在歸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潔侯永康軍李氷廟已封廣濟王近乃封靈應公如此之類皆未有祀典致前後差誤宜加稽考取一高爵為定悉改正之他皆倣此

高宗紹興二年駕部員外郎李愿上奏曰程嬰公孫杵

曰於趙最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命絳州立廟歳時奉祀其後皇嗣衆多今廟宇隔絶祭亦弗舉宜於行在所設位望祭從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言謹按晉國屠岸賈之亂韓厥正言以拒之而嬰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趙武而趙祀不絶厥之功也宜載之祀典與嬰杵臼並享春秋之祀亦足為忠義無窮之勸

十八年二月監登聞鼓院徐璉上言曰國家原廟佐命

配享當時輔弼勲勞之臣繪象廟庭以示不忘累朝不過一十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有存其繪象者望詔有司尋訪復摹於景靈宫庭之壁非獨假寵諸臣之子孫所以增重祖宗之德業以為臣子勸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上言曰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内自渡江以後惟南海王廟歲時降御書祝文加封至八字王爵如東海之祠但以萊州隔絶未嘗致祭殊不知通泰明越温台泉福皆東海

分界也紹興中金人入寇李寶以舟師大捷於膠西神之助順為有功矣且元豐閒嘗建廟於明州定海縣請依南海特封八字王爵遣官詣明州行禮詔可

寧宗慶元中太常少卿虞儔應詔上封事曰臣伏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而雨澤愆期禱祈未應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臣恭惟皇帝陛下寅畏上帝軫憂下民既命執政侍從奉告郊廟又遣宰屬卿監郎官

祈禱名山疏決獄囚寛釋監繫以致責躬避殿減膳徹樂九重之上可謂焦勞一念之頃必能感格然猶以為未也方且降求言之旨此社稷之福生靈之幸也臣竊以謂為國家者不過事神治民兩端而已臣至愚極陋官在奉常凡治民之利病未暇縷陳而事神之闕失豈容緘默聞之禮曰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雖幽明有間而肸蠁潛通苟不務嚴潔而浸成褻瀆災變之生未有不由

此也昔者孔氏之門子路請禱夫子告之曰丘之禱久矣夫不致敬於常祭之時而亟禱於災變之日亦已晚矣其何及乎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之後左氏傳之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乃建巳之月於是月而雩則常祀也過是而講焉此春秋所以譏也朝廷今歲四月已舉行雩祭之禮矣非若春秋之失時而雩於七月之後也然而自五月以來雨澤愆期旱勢日廣未免再雩者其故何哉臣知其説矣蓋由朝廷上下以禮

樂為無用之虛文以祠祭為有司之故事其間壇壝傾圮而不脩齋館摧頹而不葺牲牷滌養之不謹神廚割烹之不虔以至樂工供官之屬悉皆市井藍縷之人鍾鼓管絃豈盡諧於節奏籩豆簠簋或有怠於滌濯其為褻慢無所不有將何以感格天地和協神人其寒暑之不節風雨之不時咎在於斯其來久矣臣自供職以來隨事懲革唯力是視不敢茍簡然區區愚見不能自已伏覩已降指揮今年正係郊祀年分事大體重非常祭

比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勅有司必敬必戒凡應辦禮科雅飾樂具供備祭服修葺壇壝齋館神廚之類至纖至悉併乞朝廷劄下合屬去處不得作每郊常程事例施行庶幾無一事不用其至無一物不致其誠上足以迓續天休次足以光華國典此當今之急務也臣不勝惓惓

寧宗時衛涇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寅畏天命明德恤祀大而天地宗廟社稷次而羣望百神祇循彝典咸秩時

事罔有闕遺禮嚴體重所不容忽百官有司固當恪共
迺職以欽承精意然人情狃於玩習法制廢於具文儻
不因事申勑革媮振惰何以交通肸蠁對越神明哉臣
竊考太常祀典歲凡八千有二其祀有小大之殊差官
有崇卑之異誓戒有期齋宿有日欲其上下交脩謹於
承事今乃有薦享太廟而以局務小臣攝獻官者有奏
告社稷已差執事而避免者有員數本足而臨期通攝
僅及其半者有職事移易而官品邈絶殊不相稱者若

是之類未易徧舉等威紊殺觀瞻褻易隳禮失敬莫甚於此臣伏見乾道三年指揮行事官稱疾請假者依條牒醫官局看驗及淳熙十一年臣僚奏請祭祀委官如果拘於職守適有疾病者須於未受誓戒之前報聞當差一等班列充代臣愚欲望聖慈明詔所司檢坐前項指揮申嚴行下今後差祠祭官必遵條格所差之官不許規免庶幾人無避事禮無闕官仰副陛下昭事神天之實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奏曰臣聞人臣生而有功德於民則其死也聖王制為祭祀之禮以報之此仁之至義之盡也人君之治天下建立法度興起事功安定國家捍禦菑患必衆建臣工而後可以有濟然君之於臣也使之必報之生則榮之以爵祿死則秩之於祭祀傳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是之謂五義自堯舜以來未有易此者故

禮記者列農稷后土以下十有餘人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成周之時有勳勞者祭於大烝有道德者祭於瞽宗其他或即其地而祠或立之廟以祭載諸傳記班班可考凡皆以崇德報功而已東漢之臣如馬援者佐中興之業平內外之難馬革裹尸之志至死不移其於勤事定國禦菑捍患可謂兼之矣而大功未錄讒言並興薏苡之謗一聞光武大怒妻孥惶懼不敢歸葬孤魂悵悵而無所依況敢祀典之秩乎同郡朱勃上書顯訟其寃

而陳聖王祀臣五義之説其規諷光武亦深切矣帝終不悟書奏報歸田里終帝之世援謗卒無與明若光武者真少恩之主哉陛下天資仁厚遇下以恩苟有尺寸之功靡不酬報固非漢世之君所敢望矣然襄淮俶擾京索未清士卒暴露為日滋久豈無身膏野草魂為國殤之人主將不以聞有司不以告則忠憤之氣亦能感天地之精干陰陽之和以召水旱昆蟲之變臣願陛下監光武之失憫邊禦之勞亟命閫臣搜訪死事悉以上

闡旌而錄之庶幾將士聞之感激而思奮其於安邊保境實非小補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歲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於文宣王用本監官房錢六十貫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設用留守司樂以樂工為禮生率倉場等官陪位於古禮未合也伏覩國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當粲然備具以光萬世況京師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觀仰擬釋奠器物行禮次序合行下詳定兼兖國公親承

聖教者也鄒國公力扶聖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顔子相對改塑冠冕粧飾法服一遵舊制
章宗泰和三年尚書省奏太常寺言開元禮祭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漢祖祝板請御署開寶禮犧軒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事鎰左丞匡太常博士温德亨天興言方

岳之神各有所主有國所賴請御署固宜至于前古帝王寥落杳茫列于中祀亦已厚矣不須御署參知政事即康及鉉以為三皇五帝禹湯文武皆垂世立教之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降祝板不署恐於禮未盡不若止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王例不降祝板而令學士院定撰祝文頒各處為常制勑命依期降祝板而不請署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大易有云精

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幽而神明鬼陰而神陽一呼一吸無非鬼神也一動一靜亦無非鬼神也是以聖人灼知樞斡之相關爰立祭祀之大禮及其弊也殷人尚之墨子明之幾何其不胥而為邪祟蠱心之流邪禮天子祭天地及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大夫祭五祀士祭宗廟庶人祭祖考于寢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皆有制以節之也故禮不在煩而在乎誠事不在過而在乎中以之

應神祇庶乎其近矣今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既有
禮部及太常司侍儀司以備其節文又詔令所在官司
歲時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節
士之載在祀典者猗歟休哉皆其宜也竊見方今小民
不安常典妄事明神其類甚多不可枚舉略舉一端惟
陛下察之夫東嶽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藩侯當
祀之山今乃有倡優戲謔之流貨殖屠沽之子每年春
季四方雲聚有不遠千里而來者有提挈全家而至者

干越邦典瀆神明停廢產業麋損食貨亦已甚矣昔季氏魯國之上卿旅於泰山孔子猶欲其宰救之況小民之賤乎或者以天人無二幽明相通報薦之誠無不可者臣竊以為非也設如此言則虛鶩高遠貴賤兩忘其或有事而不經官府直訴闕廷亦當理邪所謂孰道之空曠而亂名器者也大人之教不以名器分之則將紊矣小民之心不以名器繩之則將恣矣況淫祀者事神之誠極寡希福之貪甚多且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

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則雖竭天下之香繼爐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為幣而爇之臣知其斷無益矣何以言之神者明也豈從僥倖之訴豈受枉濫之賂邪君子之人守其恒心未嘗妄祀禱福而福自隨之愚惑之人居於下流每欲妄祀禳災而災弗離之故知禍福皆人所召非神之所能加損也然而聖人立祀禮者報其當然之本行吾當然之義也伏望陛下申明前詔使天下郡縣官各祭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節士之在其地者凡

下民當祀之神如祖考及門庭戶竈等聽之凡非典所當祀而祀者禁之無令妄凟凡祈神賽社漿酒藿肉飾立神像泥金鏤木者禁之無令妄費如是則非但巫風之寖消抑亦富民之一助也

右專言祭禮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七

明 楊士竒等 撰

禮樂

紀言樂

周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絶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

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夫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

也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

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
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
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
而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
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
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
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
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

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鼔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

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

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和

東漢章帝時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一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

官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日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順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輙問鄰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時因歲首

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

魏明帝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散騎常侍高堂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

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獘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顧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

宋順帝昇明二年王僧虔為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

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齊太
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鐘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禮
八佾為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鐘一肆克諧女
樂以歌為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
數雖會處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鐘舞已諧
重違成憲更立歌鐘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
義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
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

桑濮鄭衛訓隅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懃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事見納

梁武帝初樂縁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寮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頀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讌失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靡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為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答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

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内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别録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别録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絶諸儒捃拾溝渠墻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

既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逄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别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為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興愧

大同二年侍中蕭子雲以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

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此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鐘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為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

雲撰之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為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

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禮作樂義髙三王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刋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並施用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奏曰夫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而調聲之

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黄鍾管最長故以黄鍾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宫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吕為宫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吕為宫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吕為宫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但聲音精微史傳簡畧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

一寸之内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考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聲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黄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

不師受輕欲制作事遂寢

永安末樂器殘闕莊帝命尚書左丞拓跋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髙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别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勑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簨簴六架東北架編黄

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黄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賔列於西南並見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虚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删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録依十二月為十二宫各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宫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

孝武帝永熙二年春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表曰

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

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濟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為之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剏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

匡共相論駮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叛賊入京爕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為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營造樂器責問大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黄鍾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姑洗太蔟二格用之後宮撿其聲韻復是夷則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

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没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圜鐘為宫黄鐘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函鐘為宫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若樂八變地示可得而禮黄鐘為宫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宫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

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六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已來未能作者案春秋曾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鍾之均黄鍾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鍾為變宫蕤賔為變徵一懸十九鍾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鍾八十四律即

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為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撿大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謬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黄鍾舞文始

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圓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及周官考工記鳧氏為鐘鼓之分磬氏為磬倨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之義以律呂為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

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篪箏筑聲韻區别蓋理三稔於兹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黄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絶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

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

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為盛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六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緣徽號殊别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宫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為紕

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食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廵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

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令六懸既成臣等思鐘磬各四鉦鎛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為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圜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礙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即刊校以為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遥緬隨時亡闕漢世唯

有虞韶周武魏為武始咸熈錯綜風聲為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来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韈黑韋鞮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皁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韈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黄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

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别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原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没太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髙祖遷居世宗晏駕内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寳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

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道德熈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廁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其年夏集羣官議之瑩復議曰夫樂所以乗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黄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為大章舜則大韶禹為大夏湯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

漢為大予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殊别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於兩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

章云髙張四懸神来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隂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減同舊式庶得以光賛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為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為名今可準古為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為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别但依舊為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後周孝閔帝時太常長孫紹遠廣名工人創造樂器以八為數故黄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鍾作黄鍾以為正調之音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及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七而懸八并除黄鍾之正宫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古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黄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

未見其可

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由是牛弘奏曰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武德盖猶古之昭也禮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

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絃薦於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舞更造新歌薦於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於昭至明帝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為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荆州獲杜䕫以為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於古樂自䕫始也文帝黄均改昭容之樂為昭業樂

武德之舞為武頌舞文始之舞為大昭舞五行之舞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按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於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樂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

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湮紊賀循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渡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間破苻永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苻氏舊樂垂息為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

闗悉収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太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縦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鄴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為韶舞宣業舞為武德舞據韶為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於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

應常同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更傳相承以為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制曰制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宇内初平正化未洽遽有變革我則未暇晉王諱又表請帝乃許之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竒章縣公牛弘秘書丞北絳郡公姚察

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内史舍人虞世基

儀同三司東宫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蕢桴土

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邃古帝王經邦馭物

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

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

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符

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無復

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

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絶三百年於茲矣伏惟明
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
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
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
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
樂具在本司於是并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
開皇閒弘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雅樂每宮但
一調唯迎氣奏五調謂之五音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

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祖猶憶何妥言主弘奏下不許
作旋宫之樂但作黄鍾一宫而已於是牛弘及秘書丞
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
世基等更共詳議曰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
而年代深逺其法久絶不可依用謹按司樂凡樂圜鍾
為宫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舞雲門以祭天函
鍾為宫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舞咸池以祭地
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太蔟為徵圜鍾為羽舞韶以祀宗

廟馬融曰圜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干寶云不言商商為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為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書馬防傳太子臣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

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黄鍾而食舉樂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為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於十月為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為辟雍隷太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三

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鍾均食舉太蔟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為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吕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宫聲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為宫宫君也鄭玄曰

五聲宫商角徵羽其陽管為律隂管為吕布十二辰更相為宫始自黄鍾終於南吕凡六十也皇侃踈還相為宫者十一月以黄鍾為宫十二月以大吕為宫正月以太蔟為宫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為别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終於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於夾宫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

聲儀宫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黄鍾歌大吕以祀天神鄭𤣥以黄鍾之鍾大吕之聲為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方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徴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宫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宫聲使人温厚而寛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徴之流此則當聲為曲今以五引為五聲迎氣所

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

勗論三調為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

已外徵羽角自為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玆雜伎等曲

數既多故得隷於衆調調各别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

為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其奏

大抵如此帝並從之

弘又上議曰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

奏黄鍾歌大吕奏太蔟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

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蔟為宫姑洗為商𥙷賔為角南吕為徵應鍾為羽大吕為變宫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風歴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宫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鍾為宫十二月不以大吕

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按續漢書律歷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

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

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閒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中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顧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

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絶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樦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按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宫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桀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

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

是𦥑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

文帝時令國子博士何妥考定鍾律妥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争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

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内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獿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

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儛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

樂器以奔周晉君徳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

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

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儛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儛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儛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

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儛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儛曲名又製歌辭如别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别勅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

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孫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十四年十二月癸丑太常少卿祖孝孫奏請所定新樂上曰禮樂之作是聖人象物設教以為撙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歎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上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

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對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上然之十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天下之所共傳然美至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上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

曲雅樂之容正得陳其梗槩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
朕以見在將相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既經為一日君
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
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
武后載初元年后謂内史邢文偉曰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
矣何取樂耶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
壞則為人所移后喜賜帛

中宗時宴兩儀殿酒酣伶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考功員外郎武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伶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舞蹈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

趨數驁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媟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也

玄宗時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寧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

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周世宗顯德六年帝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
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内然而天下不
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
能感人之心昔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鍾正聲半之為
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宫
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
學歴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

之亂什亡八九至于黄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鐘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黄鐘之宫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盖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黄鍾之管與今黄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

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變宫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絶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

南唐嗣主時太常博士陳致雍奏曰臣聞羽籥干戚所以調八風也金石絲竹所以正五音也古先哲王致人神協和彝倫攸序者鮮不由之高皇帝再造丕基顯登

大寶修三代之禮正八佾之儀未及下車遽命置舞童令樂師導之以節奏教之以升降特備大禮于今二十年矣近者兵戎來侵王師出討言便宜者或以舞童食積年之儲為無用之具請並用充士伍以從討伐此皆臺隸之言非聖賢之教也禮樂者國之本安可無之而又或衣冠之子或韋布之人荷戈戟以禦戎執鼓旗而捍寇非其能也具其數不過百十人而已加之以教習積年成功一旦棄之後無傳者存之未必減太倉之粟

廢之豈益國家之師哉臣竊惜之仲尼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蓋亦此也伏惟皇帝陛下酌聖王之盛典特降聰明許從仍舊

宋仁宗景祐三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伏聞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言斯有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

孫新樂乃謂樂之作盖聖人縁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以臣識暗藝薄素非知音陛下誤賜甄采使待罪諫列首被詔旨令與丁度等詳定胡瑗阮逸鄧保信所造鍾律事臣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説差舛未盡逸瑗之圜方分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皆無所聞伏自藝祖造邦仁宗接統縟禮具舉凞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康乂兵革銷戢天下無事

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和也須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鑢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即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即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朞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不惟有傷國體實則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

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今之速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政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内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急以佐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兩垂久弛邊備敵人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强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寇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兹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

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召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萬一財擇不勝至幸

寶元元年琦知諫院上奏曰臣先於景祐三年秋曾奉

聖旨令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共定奪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鍾律尋將歷代典志文字及將漢錢分寸較

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其胡瑗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别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鐘

磬等見今並存欲乞特降聖旨下太常寺將來郊禋用
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聽惟和
景祐四年祕閣校理余靖議李照所定樂奏曰臣聞道
路傳言已降旨揮今月十六日皇帝御後殿令中書樞
密院及修樂書臣寮同於上前詳議李照胡瑗所定雅
樂是非事臣竊謂樂者因聲以布其和聲者因器以宣
其用故假金石以為器然後聲得而和分宮商以為音
然後樂可以審今李照之說形器可辨胡瑗之議音聲

未傳以此異同欲定優劣不亦難乎又況言有辨訥意有巧拙又安能頃刻之間定之乎臣又以為古之作樂者知聲有清濁故吹律以制其中恐久而失傳故累黍以存其法後世增損不能識其本聲若以古法求之尚或得其髣髴疑古而不用未知憑何可從況胡瑗所陳頗有經據何不試令造鍾磬一編與李照之樂更考迭奏取其絲竹之聲諧和而不相奪者定以為優而後行用彼時集議亦未為晩臣頃聞談者云並言李照學

無師法自傳損益又挾閻文應以為内助故得紛然恣其偏見而律度踈長鍾聲震掉不守古制不可垂法察於衆言照未全是若以樂為政之大者當謹重改作則宜謹於李照未改之前今既改而未定又宜詳考律呂審酌制度以防其失臣故謂當令胡瑗作為鍾磬而與照樂兩辨其聲然後是非灼然如在衡鑑不辨而可知也臣不任區區瞽言待罪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七